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三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孔召楚師鄭殺子孔

鄭子孔（林）即公子嘉欲去諸大夫（杜）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林）知晉不與已使告子庚（杜）楚令尹公子午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林）揚豚邑大夫名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杜）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

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彭士望曰忠臣苦心見于一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迫于君命爲此等處法最得體錯發七國之謀及事僨乃欲自居守而使天子將宜其敗也）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杜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杜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杜完城郭內保守○按危亂之時與小人同執國柄者不可不知此）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杜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師涉最防不虞故其慎如此）次于旃

然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杜]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右回梅山。[林]鄭之梅山楚師右回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杜]再宿也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杜]魚齒山之下有滍水甚雨及之。[杜]及于楚師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杜]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惟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强弱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杜]晉大夫曰天道多在西北。[杜]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杜]謂編歲月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杜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杜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杜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子孔失衆久矣攻强者必其情之所欲】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杜亦以國討為文】專也子然【杜子革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杜子良父】圭嬀【杜宋子圭嬀皆穆公妾】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林二母相親故士子孔與子然子孔亦甚相親愛】信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林即子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杜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禧按人之托身托家不可不慎如此益托有德則進退可以無慮若徒以勢力是庇則福我者安知非禍我者至於附】

勢力而自驕㞐抑又甚已三室如一【杜】言同心故及於難【杜】二子并及難子革子

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林】子革即鄭丹為楚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

【杜】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魏世傚曰伊侃問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何不即殺之彊敵壓境奸臣生心鄭不幾危矣哉曰外寇既至内難復興且三室如一其黨亦多不惟無以禦楚恐必不能誅子孔其危亡不愈速乎觀完守入保而子孔即不敢會楚師益見當日情事而知子展謀國必萬全而後動也段秀實不為羣小擾亂靜以鎮之四

更而曙然後誅反者故知亂人輕誅不可不完守又受其害矣

魏世儼曰子孔知國難不以告利得執政之柄繼復名棄師欲求專鄭其貪殘猾賊烏可與親知果不義知伯則別族而爲輔氏況三室如一乎觀子革子良於國討時猶以巳甲助子孔守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季武子作林鐘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鑄鐘聲應林鐘之律因以為名○禧按輦之役季文子作武宮平陰之役季武子作林鐘所謂其父報仇其子行劫者是以君子貴身教也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杜】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杜】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杜】銘其功伐之勞令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林】三等之中此為最下借晉之力非己功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林】昭己之明德而懲戒他人之無禮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

之小國幸於大國（杜：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崔杼立莊公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杜兄子曰姪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諸子仲子戎子杜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杜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有理有識仲子賢矣乃不免何哉閒諸侯難杜閒諸侯之列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杜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移文

愚曰靈公廢太子光而立牙高厚不能强諫而爲之傅崔杼殺之雖過而厚實自有以取之矣凤沙衛

為少傅。齊疾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林】崔杼使微服迎故太子光靈公疾病而立光以為君光怨戎子廢己故殺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杜】無黥刖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杜】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穆文熙曰按子光聞父之疾而自立殺其所愛為惡已甚何暇識尸諸朝之為非禮乎因疑環之故未必非光為之他日踰墻之禍乃其所也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杜】光也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杜】易己太子位衛奔高唐以叛。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杜】齊地而兼其室。【林】高厚為牙太傅故殺之書曰齊殺其大夫。如此則荀息不得為賢矣從君於昏也。【杜】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齊慶封圍高唐弗克。【杜】夙沙衛以叛故圍之冬

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杜]衛下與齊侯語 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杜]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 聞師將傅。食高唐人、[城守者當知此] 殖綽、工僂、會[林]齊大夫 夜縋納師。[林]因其會食夜縋城納齊師 醢衛于軍。[彭士望曰衛畢竟死綽手]

伊侃曰殖綽耏夙沙衛殿師是大有志氣人夜縋納師是大有作用人然而衿甲面縛坐晉鼓下終以醢衛李陵其私淑此意乎

魏世儼曰因寵愛易太子者鮮不起弒逆之禍光雖

未顯弑而父病即殺其愛姬且尸之於朝其罪豈減
商臣哉

臧武仲不詰盜

邾庶其（杜 邾大夫）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杜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杜 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杜 國中）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杜 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

邑。其次阜牧輿馬。杜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人　林謂阜輿隸僚僕臺圉牧也　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林賞其大盜去其小盜或者其難去焉　紀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洒濯二字精微　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杜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

名彰以懲不義

孫應鰲曰姑姊不同分位豈可同室而處並事其夫武仲徒知賞盜不足以止盜而不知滅禮不足以爲國矣

石星曰臧紇洒濯其心一以待人數語有合聖賢身教之旨然不免結於季孫爲之廢嫡立庶此亦何異於盜乎

魏禧曰武仲多智詐亦大盜之魁所謂不以人廢言者如此

楚薳子馮辭令尹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魏世傚曰作要官而能訪于人便不尋常於。申。叔。豫。杜叔時之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杜政敎微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杜綿衣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杜公子追舒爲令尹

魏禧曰居亂世履危朝辟榮祿如刀鋸堅忍深苦如此後世逢萌諸人得此意而愈忍者也○子馮知難而不爲子產知難而爲之須看各人本領處

魏禮曰按子南爲令尹見殺叔豫之言驗矣然子南不寵姦黷貨則固可自全也此子馮所以始辭而終就與

晉欒盈入于絳

欒桓子〔杜〕欒黶取於范宣子生懷子〔杜〕欒盈范鞅宣子之子以其亡也怨欒氏〔杜〕襄十四年鞅與鍼馳秦師鍼死鞅反桓子逐之奔秦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杜〕桓子妻范宣子女范氏堯後祁姓與其老州賓通〔林〕欒氏家臣幾亡室矣〔杜〕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林〕懼其治州賓之罪愬諸宣子曰婦人未有欲殺其子者殺其子必於淫人矣欒祁出姜之類是也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林〕主謂欒黶大夫稱主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

自三代以來未有養成士之衆者其黨自取於以爲騎自四公子者非也

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譖人者其事僞而其情必眞故能入范鞅為之徵以至親仇人為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宣子所以信之在多士懷子得以入絳在多士然懷子所以殺身滅族者正在多士也亂世不結士不可結士不可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司馬懿誅曹爽同此唯以城著遣故宣子能殺箕遺諸壯士也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杜十子皆盈之黨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二十三年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杜車之有障蔽者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杜盈邑欒盈夜見胥午杜守曲沃大夫

而告之對曰不可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之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魏禮曰午知不集而竟許諾亦足見盈之得士心也）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何如二字先為無定之辭以探衆志妙妙若說得歟然衆人不從便無轉手處凡舉大事有卒然挾以不得不從之勢者陳乞以囊盛公子陽生是也有旋探衆志既順而後為之者胥午之伏欒盈是也如陳勝之起大澤項籍之起會稽局面俱是不同○彭厚德曰孺子二字照向祖父上來呼得親切動人○任安世曰盈已為下卿為由沃主矣而曰孺子是背地稱呼若盈之未嘗在此以探衆志更得真情）對曰得主而為之歟猶不歟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

偏拜之。

拜之妙至此遲出不得矣出之驟則恐衆志未同事未舉而禍至出之遲則恐衆志少殺三思而懼禍不驟不遲此非深心敏識強力者不能

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禮曰盈何不因舒夜入更足使人驚亂無措若中夜突至迅走公宮宣子特召王鮒急逆魏舒皆事機之不便者矣故掩劫之舉莫若夜起能以少為多以弱為彊不可測識也故尹繼倫踰契丹楊粹守濮石勒襲幽太宗擊虜滑夜冒雨虛張隱約皆足取勝觀舒之成列既衆則舒與盈先有開會是亟必可夜入者也○凡欲夜聚者必先審計道里如斯乃至若中頓須時則事敗矣

初欒盈佐魏莊子

【杜】魏絳獻子之父

於下軍獻子私焉

【杜】私相親愛

故因之趙氏以原

【杜】趙同

屏

【杜】趙括

之難怨欒氏

【杜】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為徵

韓趙方睦

【杜】韓起謂趙武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

【杜】十四年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

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杜）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杜）荀盈少。而聽於中行氏。（杜）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杜）鄭亦荀氏宗〇禮云公嬖自與執政善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林）七輿官名欒王鮒晉大夫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杜）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林）宮有臺觀守備者〇得先着若固守於家欒魏先如公所殆矣凡完冢者必先據君益名正勢便公私皆利也必無害也。變至而懼則心志張皇手足無措桓子先示無害以安其懼而後知謀可行數語是范氏轉危為安之本功在戎戰上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林）財利之權賞罰之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

使字並貫下范鞅蓋鮒一面使宣子入宮一面使鞅逆魏氏也

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死生呼吸安得有懈然人之處變有以為不害而懈者有以為必害無可救而懈者皆足以敗事看范氏此特精神無一著不到處是眞能用謀者矣

公有姻喪杜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繚冒經杜晉自散戰還嘗墨線○陸元朗曰冒經以經冒其首也一云繚冒經三者皆墨○急遽中細密周到如此

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樂氏有內應距之故使二婦人推輦乃可直入公宮耳杜云為婦人服而入未是

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則字既字將字矣字寫得范鞅眼中心中時勢急迫情景如畫下趨進起乘撫劍持帶越做得有精神有風采然惟成列既乘故鞅得以迫脅疾驅而舒不能少待以定其謀若未列未乘狀徒以義激之則舒之從否未可知也凡此等機曾皆有天數但非能人則不能用古人因敗為功轉難為易處最須著力

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

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提出一賊字一君字對說又提出二三子舒將舍君從賊舍衆大夫所與而從孤立之欒氏乎急遽中字字有千鈞之力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杜驂乘必持帶備隋隊也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林獻子之僕請所往鞅曰之公。范鞅逆魏舒是極險著他人必恐魏氏執鞅矣然不劫舒則事不可知也處變未有不出險能成功者欒魏未合鞅出不意劫之魏氏固不能出其謀若稍遲鞅便不可行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逆之執之賂之一著少不得○魏舒顯助欒氏宣子憾之必甚鞅雖劫至公所非舒本心且舒已無能為矣小丈夫當此必有憤忤之色見于眉宇試看其下逆執手賂曲沃只是喜其來附無一毫嫌疑若未嘗有其事者此眞善用人者也穆文熙所謂氣度恢豁者如此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杜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

湖云着着會用皆妙

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杜】閉着門外○妙所謂寘之死地督戎從之從之謂來踰隱攻公宮【杜】短牆而待之【林】豹遡短牆而待戎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彭云踰入力少緩矣自後擊之更出不意又云盈全無布置一味用力使勇督戎一斃百事解散范氏之徒在臺後【杜】公臺後欒氏乘【杜】登也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杜】短兵接敵欲致衆○彭云用劍帥卒退者斬之欒氏退攝車從之【杜】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杜】盈之族曰樂免之鞅言樂當免已註非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杜】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

而覆【杜】欒樂車轢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杜】盈之族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是冬克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盈之亡滅雖非其罪然是欒書譖三郤毒發也不止弒厲公無討而已

魏禧曰范氏父子于倉卒遇變須看其着着出奇步步拿穩處真濟變能手○欒盈好施之力如此可謂能得士矣然卒無救於死亡可知得士不貴多也欒氏結怨于大族則無陸賈之調和既亡命於齊則無魯朱家之見勝公者安得謂之能得士乎君子立危亂之國當修德以自強不當植黨以自強植黨則必恃

黨而犯難犯難難斯至矣詳欒盈論○此等是左氏最爛熳文字將當日作用盡情發露有目共知如石碏篇一味簡淡藏鋒斂鍔較難為讀者卻已明明寫在解出不費一毫牽強如子產為政篇妙處在半露半藏之間作記事文須知有此三種筆法○此文敘事一段緊一段緩如安瀾激湍間錯成文峭嶺平岡斷續成勢最為可玩亦知文字作者有歇力之法使讀者有停瞬之處耳

魏禮曰范宣子使非樂王鮒之計岌岌殆矣宣子信

淫女之譖而以歎為徵其誣易明乃遂逐盈而殺其黨可謂闇且忍者夫盈非有犯上害公之罪而材與黨皆足為國用匄執國政不務解怨釋疑養才以為國但徇私行忌昧昧然遂殺無罪之人又再會以錮之極於其所往以致入絳之亂皆匄之罪也雖能定亂功不償過矣而又假羽毛以攜諸侯此晉之所以中衰也

彭家屏曰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果如君子之交雖多士歸之無

害也欒盈之得士必其指天日誓死生肺腑相託行踪詭秘其甘甚矣為人臣而要結死黨將何為哉宜其及禍歟若夫招權納賄黨同伐異俗態百出無所不至則又市井斗筲之流耳更鄙夫之不若者矣

叔向不謝祁奚

秋欒盈出奔楚。魏世傚曰始終不白其母之淫譖志亦可哀豈不知其故而第以爲宣子忌之耶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杜]叔向之弟叔羆、[杜]十子皆晉夫夫盈之黨也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林]罹也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杜]言雖因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杜]樂王鮒桓子晉大夫○禧按不應不拜叔向可謂知人矣然小人不能爲福而能爲禍使鮒御之以甚其獄不幾危乎非履亂世之道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杜]祁奚○君子立朝能使人信

之如祁奚庶幾矣○彭士望曰臨難不苟且因人以免最是立身大法

室老[杜]叔向家臣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杜]請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林]言樂王鮒不能匡正其君以順從為悅者也何能必行其言祁大夫之舉賢也其舉於外不棄解狐之讐其舉於內不失祁午之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直也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小人常態其有焉。[杜]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林]蓋樂王鮒恨叔向不應不拜故以此對○繆文熙曰小人輕易許人臨時背之且加搆焉如樂王鮒者甚多叔向不應不拜可謂大知祁奚免叔向而不見叔

臣謀國之慮遠矣

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車【杜】傳而見宣子世做

曰祁奚巳老而乘馹以免叔向忠臣憂國之心至死不忘如此叔向能信于告老之大夫尤見知人〇君子爲國惜才不求人知皆祁奚之類叔向知人所以終免於禍

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

千古名言〇彭士望曰四字說得公普

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

士望曰四字說得鄭重

不亦惑乎

三疊互文却三變

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

士望曰看其以虎也四字說得要緊警句

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

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杜】共載入見公○士望曰叔向以祁大夫而免欒以多士而滅亡乃知士貴擇不貴多也不見叔向而歸【杜】言為國非私叔向也○陳氏曰國之大臣其用心如祁奚則名跡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相忘也叔向亦不告免焉不告免益見祁奚之高而朝【杜】不告謝之明不為已○士望曰不告免妙與待命無異○禧按兩不字極落落却正是古人精神對針處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杜】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杜】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杜】衰壞族也陳氏曰母美而生子必惡恐未必然叔虎見殺亦偶然耳國多大寵不仁人閒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

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杜皆晉大夫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杜言不爲已用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杜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爲子用也○宰相語用人之道如此而已然亦有招之不來如國語所載欒氏之臣辛俞又當別論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林猶勇也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州綽奔亡語猶不遜如此盈所變皆此類欲不亡得乎○士望曰人君好勇未有不氣矜者亂之本也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于雞鬭勝而先鳴

莊公爲勇爵。杜設爵位

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杜】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林】言臣但為僕人然尚新未得効勇耳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杜】言嘗射而得之

魏世儼曰人有德與公子願公子無忘故祁奚不見叔向可也叔向不謝祁奚似未可然二賢相知之深正在於此陸抗服羊叔子之藥而不疑後世亦嘗有之周顗見殺於王敦不過效叔向之行以對王導導曰伯仁由我而死可不戒哉

御叔飲酒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杜]魯御邑大夫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杜]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魏世傚曰御叔言極放誕可笑亦以見世名過其實之難居也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杜]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凌稚隆曰按大夫受采地以三分之一歸於公今曰倍賦是以二入公也○於好戲慢人下一蠹字妙若晉人則且以為此等風度可賞矣

魏世儼曰淫佚每根於富足倍其賦所以拔其本根一也且無財以給其用勝於鞭扑之教多多矣處淫佚

子弟是第一妙法

彭家屏曰行者有借庇之思居者有閉門之拒行者方在雨中居者已入酒國莫非王事而膜視若此其褰傲無禮甚矣然詩不云乎或燕燕居息或不已于行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人事之不齊從來如此可慨也夫

子產對晉徵朝

夏晉人徵朝于鄭〔杜〕使召鄭朝鄭人使少正〔杜〕鄭卿官公孫僑〔杜〕即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杜〕魯襄公八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杜〕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杜〕謙言執事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杜〕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杜〕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杜〕實朝言觀釁飾辭

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杜]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杜]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杜]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杜]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杜]同盟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林]朝正于晉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杜]在十六年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直又反[杜]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林]蒸鄭伯見于晉君嘗酎之時與執燔焉[林]與執燔肉以助祭聞二年聞君將靖東夏[杜]謂二十年澧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杜]先澧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林]其間不朝于晉之時無歲不聘無

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杜]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杜]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杜]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魏禧曰此子產辭令最初一篇不亢不卑自然不辱矣

黑肱歸邑

鄭公孫黑肱、[杜]子張 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杜]子石黑肱子 而使黜官薄祭。[林]使段減黜其官無多受職省薄其祭無多用牲○彭士望曰真能愛子孫者 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 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不虞字妙 富人之禍其來無方不必有故以致之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惟貧則可以備不虞矣 鄭子張其有焉。

魏禧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至哉言乎伯張眞千古之知士能人善保其家長享其財者也歷觀春秋諸賢所見何其同哉楚子文為令尹王出其祿必逃人問曰人皆求富子獨逃之何也曰我非逃富乃逃死也齊滅慶氏與晏子邶殿之師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至于衛免餘辭邑受半齊子雅辭多受少

子尾受而稍致於公皆此意也而子張子文晏子之言尤爲明切哀傷不啻痛哭流涕大聲疾呼以警天下後世貪昧庸鄙醉夢不醒之夫而卒不悟以至愛齒焚身破家而滅世者古今接踵也哀哉門人問曰賜於君者吾得而辭矣敢問席祖父之業生而富焉者則將舉以與人或棄而逃之矣乎曰吾非苟焉而棄之也亂世聚財難散財亦不易必欲貧而後亡則散之有道矣吾之三族其貧者多矣吾之鄰里其貧者又多矣吾之鄉邑其水旱災疫無時不有矣是故

置義田建義倉立義學食饑衣寒藥病葬死嫁娶恤孤子女由親以逮其䟽而厚禮厚犒以結其仁人君子時其緩急達其志成其美而推養四方之賢士如是則小民懷之賢人君子左右之財日加薄德日加厚不奢不僭則上不忌少所可欲則上不貪夫是以身安而名立雖有變亂而人不忍害亦不敢害也曰吾將博施而上之人以為是富之亟也福未至而禍先發奈何曰吾非遽然而施之也今取吾財而十之以其十之或一或二或三養身貽子孫焉以其十之

二交游餽遺要人苟免焉其餘則漸而舉之以濟人久之產薄財羸而人無不知則交游之資亦遞損而無後患且夫人心懷之天道祐之家無足欲而懼焚身之禍者自古及今未嘗有是也曰施德於民則可矣養四方之士殆於不可慕財貪躁之士進網密則奸法之人多近世以好士而觸太禍者比比矣曰葉公見龍而走匿非好真龍者也士有真偽在善識之而已故欒盈以多士亡而中山君以二士免亦今夫輕躁淺狹好名走利動不循理者雖豪俠義聲必

其負氣債事不能有爲者也忠信沉斷見遠知微慮而後動驗而後言者雖奇偉不羈必其保家全身能大有爲者也古之先禍而弭禍至而脫身安於當時名垂於後世未有不出於得士者也

魏禮曰予有枝言一則云處亂世能喫虧是大便宜能受苦是大安樂能平氣是大力量能散財是善聚守叔子評云隨時皆然却說於亂世更覺受用

魏世儼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處亂世與遺中材子弟益信德操之言爲無弊黑肱

歸邑於將死之日亦先得此意

彭家屏曰公叔文子遺富以禍其子公孫黑肱歸邑以戒不虞人之度量其相去一何遠哉然黑肱歸邑伯石乃受子產之賂邑父子之間其志趣之不同又有如此者周書有之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此通患也夫

薳子馮為令尹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杜公子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彭士望曰權貴之禍每生于依附之徒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杜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杜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不知棄疾亦曾痛哭流涕以權勢之不可尊觀起之已事極諫于南乎李懷光之子璀謂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然臣力竭矣是極諫而不從唯有死也然猶有責璀不以死諫者然則棄疾死諫焉其可乎○士望曰豈子南固不可諫諫則激叛而譬主耶王遂殺子南於朝

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杜欲犯命取殯子南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林言君之殺臣臣之事君皆有禮制惟二三家臣其少忍之〇魏禮曰介君之寵以早請父尸亦可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杜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〇禧按在棄疾止有一縊死耳楚王告之胡為也且使棄疾為雍姬更奈何詳雜悶〇淩稺隆曰棄疾之為臣子過矣夫父果無罪而君欲殺之則號泣而請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也亦不害為忠父果有罪而君已殺之則敬共其職以蓋父愆而中實隱痛焉忠也亦不失為孝令也不然始則視父若塗人雖死而莫為救也終則指君為佬人寧死而莫為用也見謂不洩君命為忠而實成其不孝見謂不事父仇為孝而實見其不忠于君與父

之間無一而可者也

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五綺反）爲司馬。屈建（【杜】子木）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以子馮前後觀之，天資絕人，及一爲令尹，便多寵人，親見子南之事而昏不知戒，利祿之迷人如此。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眞至言也。〇士望曰：更甚于子南，徒負卧冰一片辛苦。）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妙只懼自已，不箴子馮）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

生亦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魏世傑曰立辭八人不着一委曲語平日情面一毫不顧是大有力量人○又曰知我者如夫子則可知八人平日亦自附為子馮知已也凡小人取寵先意乘風百端諛悅彼施者受者皆以為知我豈不可笑富貴人於此最要自知分曉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士望曰危甚朋友關係性命一人已足不似樂盈憤憤

魏禧曰申叔豫謂君弱多寵而子馮即托疾以辭令尹可謂賢矣後有寵人豫不更諫三就而走避之絕之已甚何也蓋人有陷溺之失昏不自知極重難反者非尋常語言所能動故豫以平日友善之人三就而三避之令子馮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又如身墮

大海茫無津涯必有不能頃刻安者故其後一聞豫言遂至于自御不能當道而立辭八人也辟之冬極閟塞春乃能極發生子馮曰子三困我可謂善言情者矣蓋豫逆知子馮之不應而必從歸而必來見何者子馮以一言辭令尹天資過人而子南既誅心服豫者必甚故豫極爲逆折而不憂其自棄此進言之奇法又在于巽語法語之外也○范雎初見秦王意亦類此

熊顛曰初叔豫戒子馮辭令尹曰國多寵而王弱不

可為也意所謂寵皆豪家才臣而子南其尤者及王殺子南則寵者伏誅而王不弱國可為矣故再命而子馮不辭叔豫亦不責其不當就不然子馮顧堅辭於無事之時而就命於殺令尹之日哉

魏世傚曰棄疾之處君父之際可謂仁至義盡矣或曰竊負而逃舜可為之棄疾告子南而並逃之何為不可曰舜天子也可棄天子而全父使臯陶之父殺人則非逃之之義且棄疾而告子南必將撓亂楚國而終為大戮故棄疾之處此為仁至義盡也楚康告

人子以殺人父君不密則失臣其以國事爲戲哉

魏世儼曰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者楚康是也楚康不告棄疾則極鯀與禹固無不可即逃之他國亦無不可既與聞殺父之謀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婦人之仁所以悞事悞人也

子展立大叔

鄭游販（普板反〔杜〕公孫蠆子）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於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杜〕即游販），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杜〕販子）而立大叔（〔杜〕販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杜〕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於此知凡為人子孫者，若祖父修怨於人，本乖情理，惟有引分自痛，不得更行報復，及強飾其過而誇善於人。蓋人情最忌不平，人欲發抒其不平，則祖父之惡益彰，是求榮而反辱，孟子所謂非自殺而僅一間者也○無昭惡，若止為游氏，蓋懲并恐亡妻人彼此相攻以成亂之意，而盡泯之矣。子展直憂深慮遠，謀國之善者也。）

魏禧曰子明有罪并廢其子則罰太重亡妻者不加罪可也求復其所則恩已過然子展之為此者蓋有故焉亡妻之人力能殺子明而奪妻非常人也懼罪而逃則西走晉南走楚必為鄭患夫伯州犂在楚足以害晉苗賁皇在晉足以害楚況鄭之小國介於晉楚而又當簡公幼弱國家多事之日顧乃驅雄俊之士資敵以謀吾國哉此所以必求復其所也然立良則親為父子勢不能以不報而亂作於内矣立太叔則兄弟之誼可以義裁其情若徒謂良之不賢既無

成事可據且伯有殺而立伯石鄭之巳事可見也涂斯皇曰此亦佳論可以告世之驅才於敵者若推子展之情恐未必爾蓋亡妻人果屬大有才力則子展且當破格用之以紓晉楚之患豈僅復所而已耶曰世固有迫之則力能作亂用之未必能致治者觀申公巫臣中行說之類可見詳子展論○孔之逵曰亡妻之人既復子展何不殺之而費許多委曲乎曰此人雖專殺命卿亦情有所迫若殺之則強家大族恃小民之不敢怨而益肆凌虐民亦知報怨之必然

而呑聲矣且誆人而殺之何以示後豈可以爲國哉故殺之不可迫之逃亡不可歸國而二仇相攻又不可是以費如許委曲也不然以子展之賢且能而顧毀國法摧貴族若出於無可如何之計哉〇世傑曰廢良恐其報仇固矣然使良才足以報仇則足以作亂廢之獨不慮其走晉走楚乎是不可廢也若良才不足以作亂則亦不足以報怨是又不必廢矣曰報怨易作亂難立爲卿而報匹夫之怨易出亡而造鄰國之難難良或足以報怨而不足以作亂也曰使良

足以作亂如之何曰是不可廢巳則必爲之平怨而後可蓋鄭於强家每以救亂爲急如子晳之於子南皆屈法相全况良無罪法不當廢者乎

魏禧曰鄭國多事救時須人良不才而大叔才則因而廢之以立大叔國既得人而又不絶游氏之世亦謀國之權也子展之意或出於此

彭家屏曰禮義名分所以立國子明國卿塗遇逆妻者而奪之滅禮犯義此獸行也子展不能告之鄭君以正其罪過矣然禮齒路馬有誅爲其近君也子明

有罪君之貳也亡妻者告之於朝可矣乃擅攻子明而殺之是賊民也殺卿者不誅而使復其所是賞奸也名分將安在乎之二者皆失刑矣上無禮下無義賊民興鄭之不鄰於亡也幾希耳

臧武仲出奔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杜：公鉏）長，而愛悼子（杜：紇也），欲立之。訪於申豐（杜：季氏屬大夫），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人雖私愛必假以名）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此與賈詡不對曹操而曰思劉景升父子各有好處）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杜：乃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何為）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杜：上賓）既獻，（杜：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林：命設重席於堂上北面酒樽既新復滌絜之重直恭反）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杜：獻酬禮畢而通行為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杜：使從庶子之禮列

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父猶失色而武仲乃悍然亂人家事以爲智愚甚矣季氏以公

鉏爲馬正。[杜]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杜]閔馬父〇非子馬則季氏有崔杼之禍

矣人有子弟何可不與賢者居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

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

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凌氏謂子馬論甚是

緣此謀富則非是不知因勢利道之義者也聖人專說禍福只是爲中人以下起見耳凡儒者此等語皆吾所

不取〇禧按子馬之言非教之謀富也以此解譬公鉏耳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亦皆勸勉中人之說玩其文意

自見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能人季孫喜、使、飲、己、酒、

而、以、具、往、盡、舍、旃。[林]使公鉏爲武子設燕禮武子以享燕之具往公鉏家盡棄其具以與公

鉏

故公鉏氏富。

彭士望曰閔子馬正言也公鉏卻領畧以深其智術用法不同

又出爲公左宰。

【杜】出季氏家仕於公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

士望云紇褱心長品只博得一愛字究竟博得一愬字

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

【杜】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

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

【杜】爲孟孫後

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

紇欺公鉏爲常才故順季氏立悼子豐點私知公鉏能得於季氏眼光勝紇多矣

苟立羯。請讎臧氏。

搔著痒處公鉏不得不從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林】秩爲其長子固所當立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公鉏身遺廢長之禍乃欲仇臧氏而爲人廢長計之失矣

【杜】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尊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

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

奉羯、武仲故智立于户、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孟孫已卒此時秩不在側將何往乎此呂端所以書笏趣太子也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旁觀者明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刺著痛處季氏不得不從且、夫、子、之、命、也、林証以為孟莊子之命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名言乃遂臧孫者終為愛我之季孫疾疢之言大驗矣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魏世微田從至此始知公鉏非恒入心悔前非之誤禍將及已哀而多涕乃為此言以拜怨恨何及矣○愚按此乃臧武仲廢鉏立紇作亦順於先叛見公鉏廢秩

立羯則知禍將及已哭甚哀多涕蓋有所感而傷之也其御不解而問故據理以答之此其所以為多知也

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士望曰此皆鉏黠有許多機局逼制臧氏處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杜】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杜】隧正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杜】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〇禧按臧孫藉從可也自視則多事矣自視而畏故從甲此季孫所以信也然則臧孫聞之藉除而自歸于季氏其可乎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杜】見其有甲故〇凌稚隆曰季孫時已悔前廢立追怨紇故怒以甲逐之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用智人結局

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林】鑄

女妐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

之。故立之。【杜】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杜】還舅氏也臧武仲自

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杜】大蔡龜名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曰紇不佞失

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

可。【杜】請為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

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杜】賈使為為己請遂、自為、也、【杜】為自為請○用智

人風化○亂人之家徒以亡身而自亂其家耳何益哉臧孫如防。【杜】臧孫邑使來告曰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杜】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用知人回頤語○凡人使機巧

太過必終於愚知不足三字說盡古今弄聰明人底裏非敢私請苟先守祀無廢

二勳。[杜]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林]敢不辟防邑而去[杜]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杜]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臧孫曰。無辭。[杜]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杜]謂奔亡者而問盟首。[杜]載書之章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林]在宣十八年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杜]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林]在成十六年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杜]謂譖公與季孟于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

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基【杜】猶與也其孟椒乎【杜】子服惠伯孟獻子之孫

移文熙曰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爲亂而甲從則疑於爲亂納龜請後本非要君而據邑則嫌於要君蓋持論有餘而守道不足動而見尤乃其自取知士然乎哉

魏禧曰庶嫡之爭動致禍亂此其常理獨閔子馬臧武仲俱提局外以子馬特見公鉏武仲發季氏飲酒一以安人之家一以亂人之家賢不肖相去如此賢者一片熱心惟恐人家多事故將閒身入局中小人

亦一片熱心惟恐人家無事亦將閒身入局中然武仲以此身亡名惡而子馬身安於當時名重於後世又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費作小人矣

華周不受賂

齊侯還自晉不入（杜：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杜：且于莒邑）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旋。杜：俱齊大夫）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杜：狹路）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杜：欲以盟要二子使其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杜：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杜：即杞殖）莒人行成（杜：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杜：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杜：言若有罪不足弔）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杜〕婦人無外事故

齊侯弔諸其室。〔杜〕傳善婦人有禮

魏世傚曰梁寧戰死妻寧違君夫婦死生皆能以義自持齊未為無人也

臧武仲辭齊田

齊侯將爲臧紇田。杜田邑與之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林戰功曰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少也言伐晉之戰功不爲少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杜臧孫知齊侯必敗不欲受其田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杜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林謂廢長立少○不順不恕用知人最犯此二病所以往往敗事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魏禧曰武仲受田則為齊侯黨人他日必與於賈舉州綽之禍怒其君以自免又開千古避禍一法

魏世儼曰武仲於齊可謂巧於避禍矣使居魯若此何至於亡故必操心危慮患深然後其智為有用

左傳經世鈔卷十三終